

劉明富君主編的鉅作「劉氏族譜」即將正式付梓。在資源匱乏與宗族知識不完整的情況下，近乎以一人之力，持續二三十年之田野調查與探索，建構出厚達超過一千頁，穿越時空超越三百年，涵蓋人物超過萬人以上的宗族紀錄，這，再一次讓我們見證了民間治史的豐富成果。由於有了這本文字刻寫的宗族紀錄，劉姓族人的歷史記憶不再模糊，這不止留下了穿越時空的歷史軌跡，更塑造了劉氏宗親相聚相連的契機，讓漂移四處的劉姓族人重新找到了藏在內心深處的認同感，一個新的「社群」，也奇蹟式的在「復古」的文字線索裡被創造了出來。

血緣是人群社會最基本的一種組合方式，以父系為主要社會整合方式的漢人社會，當然，宗族團體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。不過，台灣是一個邊陲社會，不同的姓氏來到同一地發展，往往還要藉神明的力量來重新整合社區，結果是，地方廟宇大過各大宗族，宗族組織並沒有如同在中國沿海廣東福建等省分般的大規模的發展。

但是，許多研究裡也指出，血緣與姓氏之間相互聯結密切，台灣許多地區，即使已是地緣性的神明祭祀團體在地方上較佔優勢，但原有的宗族仍然隱含在其中運作。尤其是台灣南部平原地帶開發較早的區域，更是留下了不少的單性村莊，宗族的力量一直還是整合地方的重要支柱。

過去有一個人類學家 David Jordan，1970 年代由美國來到西港，他以台南縣西港地區的一個村落「保安村」（假名）從事民族誌研究，這個村子有 70% 的人都是姓郭，他們是來自於八大支，其實彼此間血緣關密並不密切，不過卻能透過共同姓氏來加以整合，並透過共同神明信仰，也就是那個同樣姓郭的神話人物「廣澤尊王」，而將整個村子整合起來。至於郭姓共同的敵人「黃姓派系」，則由反方向加強了村子的整合。這裡，血緣、宗族、與宗教，彼此不是矛盾的社會組合原則，而是彼此相互增強的社會組合原則，依時機的不同，而隨時可以依不同原則來與其他的人群來進行聯盟與合作的關係。

David Jordan 所沒有提到的是，在西港地區，還有一個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聚落劉厝，夾在郭氏與黃氏派系之間。每次到了西港刈香，熱熱鬧鬧的活動中，劉厝這個村落，有著饒富趣味和獨有特色的「紡車輪」陣頭，幾個小朋友坐在大紡輪上，隨著轉軸的轉動，時而向外露出其稚嫩的面貌，大人卻藏在車裡，辛勤流汗，用人力賣力的轉動著紡輪。這裡，我們好像看到了劉厝這個目前已與世無爭，背後卻藏著多采多姿與悠悠歲月的一個神秘的世界。而今，進入現代社會的劉氏宗親，有些人想要藉關帝信仰來將聚落再度發揚光大，有些人則要用宗族的歷史來編織出姓氏的認同感與情感，這也正出現了現代社會裡宗族動員與復興的契機，而目前的這本族譜，正是在其中扮演了最具關鍵性的角色。

這本族譜裡所紀錄的「劉氏登魁公派下親族」，以西港鄉劉厝為大本營，劉厝部分的村民還保留著完好的宗族記憶，少數老一輩甚至可以清楚的追溯到劉氏來台的歷史軌跡。近十多年來，伴隨劉氏古墓的發掘，加上親族會在政府登記立案，使得以劉厝為基地的親族會又源源不絕的找到了新的活力，宗族記憶也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，新的記憶正在塑造與流傳當中。

事實上，這個族譜裡所記載的開台祖劉登魁，明末清初跟隨水師來台，入墾含西港南邊的劉厝。這個劉氏宗族的歷史，正是見證了台灣早期的開發史。清代早期西港鄉的聚落以西港仔與含西港兩地為主，《諸羅縣志》上記載：「西港仔港（海汊）。有港。小杉板頭船到此渡客，並載五穀、糖菁、貨物。港水入至安定里西保止。港口有魚塢」。「含西港（海汊）。小杉板頭船到此載五穀、糖菁、貨物。港水亦至安定里西保止。港口有魚塢」。康熙年間，在1784年以前，清廷僅准許開放安平港直接與大陸貿易，當時安平為台灣島對內、對外貿易唯一的「正口」。西港地區與台南府城的陸路交通並不方便，早期大部分開墾時期的物資都是經海運，由台南府城安平港運至西港仔及含西港兩個聚落，再由這兩個聚落運送至其他西港地區內陸的小聚落。在台江內海淤積以前，含西港一直是西港地區重要的通航口岸，一旁的劉厝也是這個地區最早開發的聚落。而由劉氏古墓的建材和規格來看，也可以看出當時劉氏宗族在此地的影響力。

目前，劉氏親族會祀奉來台始祖劉登魁及夫人，並與其子及媳婦一同陪祀。劉登魁為劉氏第一百五十一代，溫陵芝山衍派第十八世。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府同安（鞍）縣十八都鼎尾鄉。於鄭氏父子統治台灣時期攜眷並恭請關聖帝君渡海，居含西港一帶。目前這個親族會主要的活動是祭祖大典，每年冬至前的週末假日，各地區的劉氏宗親一同參加。祭祀完畢後有平安宴的活動，以連絡宗族之間的感情，往往席開近百桌。劉氏登魁公派下親族會所保留下來的，可以說是傳統「開台祖」的祭祀，一方面，這類宗親會式的祭拜，在台灣很常見，但另一方面，能像劉厝這樣有較準確的依據，能從墓碑、神祖牌來推論，且宗族內人員的支脈清晰可循的，卻很少見，甚至親族活動也大致限定為劉厝一脈方可加入，這種清楚系統的確立，在台灣的確所見不多，而這本族譜，當然也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。

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，雖然體例上和一般族譜的編寫一樣，這本書同時包含了世系表和簡傳兩個部分，不過，作者做到了一般族譜編修者所做不到的事情，他盡可能的將女性的名字也放入了世系表和簡傳中，這是一件革命性的舉動，不僅資料收集上倍加辛苦，世系表的製作技術上也有高度的困難，但總之作者是做到了，也還給了劉氏宗族裡所出現過的女性們一個公道，這種族譜寫作模式，是一個新典範的創造，也更完整的訴說了劉氏宗族一頁辛酸、波折、子孫男

女們狀況各異、以及是與各姓氏宗族交錯在一起的最長的地方開拓史。

總之，很高興看到這本族譜的付梓，我因在西港地區從事聚落調查而得以認識本書作者劉明富君，更由他那裡獲得了許許多多寶貴的資訊。這本族譜是作者嘔心泣血，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作品。劉明富君實實在在是一個癡子和理想主義者，他本人早已移居高雄不住在劉厝，卻難忘情於劉氏宗親在台灣移民大歷史中的浮浮沈沈，他個人的懷抱在找出包含了他自己在內的劉氏淵源與演變，雖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。這一本族譜是極具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史書，很快的，這一本族譜，也將會成為創造宗族社群的觸媒與基石。我們很榮幸見證了在紛紛擾擾的時代中，這樣一本具有理想性格卻又能鉅細靡遺的宗族系譜的出現，當然，我們也期待因為這本族譜的出版，而能看到劉氏宗親更堅實的凝聚力和更旺盛的活動力的出現。

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丁仁傑

于 2009 年八月四日